尚書啟蒙

尚書啟幪卷二

商書　　　定海黃式三學

湯誓

王曰格爾眾庶悉聽朕言

王一仳湯詳叚說格一仳來爾一仳女

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辠天命殛之

馬曰台我也稱一仳舉孫曰稱舉也殛誅也

今爾有眾汝曰我后不恤我眾舍我穡事而割正夏

爾一仳女后仳君穡仳嗇正仳政非夏字江曰我后謂

桀也恤憂也嗇事農事也割剝也民苦桀之虐政而與怨言曰我君不憂恤我衆民舍我農而爲割剝之虐政夏衍字季子以周曰爲中稱桀曰夏王曰夏氏我后謂湯與孟子引書後我后同舍猶病農割正害政所言夏桀謂湯不恤我衆之被夏虐政也十三字竝作一句讀

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予惟聞汝衆句言夏氏有罪句一本自予惟至不正在有夏多罪天命殛之者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

如台一佗柰何孫曰奚何也台音近奚故爲何桀台奚
古雙聲季予以尚曰九字宜連讀此承上文汝衆言夏
氏有辠如何以起下文也非民詰湯之辭
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
遏一佗止割佗奪協佗和孫曰此三率字脩爲聿辭也
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亾
鄭君曰桀見民欲叛乃自比于日曰是日何嘗喪乎日
若喪亾我與汝亦皆喪亾引不亾之徵以恐脅下民也
江曰此民之詞也桀自比于日民卽叚日以諭桀言是

日何時喪予我寧與汝皆亡是欲桀之亡也予者民自

予也及與也汝汝日也

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江曰茲此也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

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鄭君曰賚賜也江曰尚庶幾也食僞也

盤庚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

適悅也見孫疏有語助詞見釋詞

率籲眾

率語助詞與聿通籲呼也見孫疏眾民也江孫以眾慼爲近臣式三案王若曰以下是告近臣此言告民也

慼出矢言

慼一作戚矢誓也言慼民而誓之也多方不肎慼言同

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

江曰我王謂祖乙也茲此也謂耿也

重我民

江曰重厚謂厚待之也

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

劉殺也胥相匡救也不盡殺亦不盡生

卜稽曰其如台

卜稽稽之于卜也如台猶如何也台與奚通曰其如台

問迺詞也見江孫疏

先王有服

服治也

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

茲此也猶由通用也

不常厥邑于今五邦

鄭君曰湯自商徙亳數商亳囂相耿為五

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

天命將絕不能察也況能從先烈乎

若顛木之有由蘖

顛木仆木也由蘖說文作㽕枿又作㽕蘖仆木復生條

也

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

紹繼也底致也以上告民

盤庚斆于民由乃在位

斆覺悟之也由從也

以常舊服正法度

江曰以用也舊服故事也用有常之故事正其法度

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廷

箴謂民之欲陳言者也王謂陽甲也衆民也廷外朝也

言觀衆乃王之意也盤庚斆民以下史記盤庚告有位

以先繼衆之事以下乃專責有位者

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

格來也衆謂衆臣厺惡曰黜孫曰予告汝何訓汝猷何猷道也李子以周曰猷猶可也見王氏釋詞汝可黜乃心與汝克黜乃心句法同黜乃心猶袪其傲康之心也康空也大也傲者好作空大之言故下文汝克黜乃心曰施實德曰不乃敢大言亦後一意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

圖謀也任使也見孫疏播一作譒譒告之修謂脩明王之教令也

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

匿隱也指意也與恉通逸過也變變化之也見江孫疏

不隱恉所以大敬君捬浮言所以大變化民

今汝聒聒

馬曰聒聒拒善自用之意鄭君曰聒讀如聒耳之聒字當作懖又作䛤俗作聒

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

信通伸見江疏膚浮也乃汝也訟公言也起伸險詖膚浮之言汝以爲公言予弗知也言其有逸言也

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

荒虛也含匿也責其匿厥情江曰惕敬懼也

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

觀火猶燎火謂燎火也拙一作燭火不光也作為也乃汝也言予如燎火予亦使之無光謀為汝受居百謀作乃逸為何見孫疏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

江曰綱網紘所以張網者紊亂也

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江曰服治也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

丕讀為不句絕罔詰之辭見江說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

江曰戎大毒害

惰農自安不昬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

鄭君曰昬讀為敃敃勉也越粤通語助詞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

和諧吉善江孫疏

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

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

乃亦汝也先導之也奉受也恫痛也乃奉其恫猶自貽

伊戚汝悔何

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

憸一佗慹亦佗懺馬曰相視也憸民小小見利之人江

曰時是也憸疾利口也逸口過言也弌三桼小人猶顧

臬箴言之來于人逸口之發于己屛臣也

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命謂號令也浮言無根之言恐謂恐嚇沈抗通告言不正以惑之也言恐嚇抗惑乎衆也燎放火也原原野靖安也以上言其動以浮言本江孫說段曰鄉嚮包改為嚮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鄭君曰遲任古之賢史

古我先王曁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

勤勞也敢一作不敢非罰罰之不當者言勞逸與其不敢輒用非義之罰見江疏

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選數也掩一作絕作福作災言自作之也非德謂非義之恩惠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

若射之有志一作若矢之有志志志矢也凡矢耑重後

輕骨族不制羽謂之志其肯後輕重同喻言罰與德之

不可畸輕畸重也見江說

汝無老侮成人無弱孤有幼

鄭曰老弱皆輕忽之意今本老侮或作侮老辨詳段說

有文迺

各長于厥居

永久新邑

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

江曰作為猷謀也

無有遠邇用辠伐厥死用德章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

伐厥死謂誅伐之至死江說佚一作逸段曰逸佚失古通過也此歸功于衆責過于己之詞

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共爾事齊乃位度乃口

齊整肅之也度量度之也江孫云度斁通閉也

罰及爾身弗可悔

江曰示以棱令則有罰儆愳之

盤庚作

鄭君曰作渡河之具式三謂立爲君也與易神農氏作黃帝堯舜氏作同上篇是盤庚爲臣時事此爲君時事也本鄭君說

惟涉河以民遷

涉河自河北遷河南舊說如是束晳云自河南遷河北王曰河水南有殷墟河亶甲所居

乃話民之弗率

話告也率從也

誕告用亶其有衆

誕大亶一𠈇單盡也

咸造勿褻在王廷

勿褻敬愼于朝也

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

荒虛也孫疏

嗚呼古我先后罔不惟民之承保

承受也承保猶容保江孫同讀

后胥慼鮮

胥相視也與詩胥宇同鬳惡鮮善言君相視民之所惡所善也江曰鬳今文為高當从高小山別大山曰鮮詩曰度其鮮原言寿后相度高山而徙凥之下所謂適于山也

以不浮于天時

浮過也江疏

殷降大虐

江曰將遷于殷先正其名號故偁殷也莊氏葆琛曰殷當為慇說文慇痛也

先王不懷厥攸作

先王謂陽甲也作生也言不戀所生之地也

視民利用遷

視示迺見江說言示民以利用遷也

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

于罰

承進也俾使也惟喜康其忠喜樂康安之與其也比同

也

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

籲呼懷來丕從厥志大順此承保之志也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

試用攸所困極也與禮困知論語困窮義同宣桓通和也見孫疏

欽念以忱動予一人

莊曰欽當爲廞忱當作抌說文告言不正曰抌古文作廞爲㰱㰱貪也言貪念以不正之言搖動上心

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

鞠窮也與猶朽也言登舟不渡則朽敗其所載江疏

爾忱不屬惟胥以沈

屬專注也誠信不聚胥及溺也孫疏

不其或稽自怒曷瘳

稽一作迪進也怒一作怨悔也孫疏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

謀不長而以今之遷徙為憂誕勸謂浮言

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

上天也何以生于天言不生也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

命汝句絕一無猶言絕無

恐人倚乃身迂乃心

倚掎迺偏引也迂回邪也江孫說

予迓續乃命于天

乃汝也

予豈汝威用奉畜汝眾

孫曰奉助也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

丕一作不善養也爾然猶如此謂遷都也予不克羞汝

用悤遷都

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辠疾曰曷虐朕民

江曰陳久也丕乃讀為不乃不乃猶言毋乃祟重也

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辠疾

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

生生日新之意也猷謀也爽失也迪久也與攸暨通見

孫疏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

心

孫曰戕傷也在察也

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

乃斷棄汝乃猶棄猶云若之何斷棄汝也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

治政僚友而貪于財

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迪啟也言祖父啟告高后也丕乃同上作不乃見江

說乃祖乃父唐石經作乃祖先父于朕孫作于朕子孫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

言非輕告之也

永敬大恤

莊曰敬當讀儆戒也

無胥絕遠

無各相離乖

汝分猷念以相從

分一作比言比謀慮以相順從也江疏

各設中于乃心

設一作翕合也言合中道于汝心也江疏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

古善迪道顛殰狂也越踰也暫詐也與民與胥漸之漸

迪遇不正也與翻齒偶矆之義同見孫疏引王伯申說

式三謂慚婾薄也周禮以俗教安則民不愉注愉謂朝

不謀夕左傳誰能恤偷朝不及夕皆慚訓偷薄之證遇

合也謂偷合姦宄不為久遠計也

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玆新邑

育長也易種轉生種類王伯申讀育爲胄胄允也周語

晉懷公無胄是也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試用也建立也孫疏

盤庚旣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

鄭君曰徙主于民故先定其里宅所處次乃正宗廟朝

廷之位

綏爰有衆

鄭君曰爰于也安隱于其衆也式三案安隱卽俗之安

穩

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鄭君曰勉立我大命使心識教令常行之案懋一作勖

懋建勉立也大命天命江本無戲怠从蔡石經作罔台

民台讀爲紿欺也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辠爾眾爾無

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

敷心腹腎腸春秋傳所謂敢布腹心也孫說江氏本心

腹腎腸歷作優賢揚歷解之曰今我其溥求賢者而優

禮之揚其所厤試江意从古文鄭君說也段氏以此為
今文家說段是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
先王謂湯也王說將大也江說適依也降減公也凶德
惡事也嘉一作綏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
極止也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言民怪之也一本作
今爾惠朕曷祗動孫曰言汝惠我曷震動萬民徙況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

用永地于新邑

肆今也亂治也越粵通于也及猶汲汲汲篤敬恭句承

拼同拯也承民命句江孫說

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弘茲賁

廢棄同謂空勞也弔善也由從也靈神道謂卜也非不

也賁美也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

隱依也謂依卜之靈也王說隱即檃栝之義江本隱作

乘解之曰邦伯州伯也師之言帥言連帥也長屬長也

百執事之人在朝之人也秉治也尙皆治其職哉

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

懋一作勖勉也簡閱相視也江說

朕不肩好貨敢其生生

肩獨爲之也其同于人也今本其作恭作其本段氏說

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

鞠養也言有能養人者謀人之安其居者我則次敘而敬禮之

今我旣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

羞進若順今我進告以我意于斯道順與非順我未嘗

不敬恤之

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

孫曰總聚也庸用也敕其臣以生生爲萬民之事不可

與之爭利

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式用也德惠也肩獨任也用敷民以惠常獨任于一心

言不怠也

高宗肜日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

江本肜作融越作粵注云高宗武丁也盤庚之弟子融者融融不絕也祭之明日又祭謂之融周謂之繹夏曰復胙粵于也有者不空有也雊雄雉鳴也式三案此高宗初祭而有此異也或據史記以為祖己作此以訓祖庚失之

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格正也先正君心後正其祭祀之事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

典主也義者循理而行宜也孫疏史無民字

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

言民自夭其命史民字不重

民有不若德不聽辠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

若順也聽從也有不若之德不從之辠者民也孚亦作

付言天付王者以正民德也如台猶柰何言柰何者恩

正德以順天也

嗚呼王司敬民

司一作嗣迪言即位也王嗣句敬民句以上言先格王

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段曰昵本作尼馬云尼考也謂禰廟也馬謂尼禰之叚借也式三案歷世皆天之胤常祀無獨豐于禰廟言正厥事也禰謂小乙之廟也陽甲盤庚小辛小乙皆以兄弟相繼高宗則小乙之子也兄弟異昭穆陽甲盤庚小辛雖父列不得為禰然皆天子也安得一豐一儉蓋欲其正典禮隆世祀也是時高宗初立承弊世禮衰之後或于祀禮有闕故祖己言此也喪服四制曰武丁者殷之賢王也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則祖己之言信有

功于禮教矣此篇緒高宗中興之始也

西伯戡黎

西伯既戡黎

鄭君曰西西伯周文王也時國于岐封為雍州伯也南兼梁荆國在西故曰西伯戡一作𢦟黎一作𨘏耆飢肌戡殺也代之而殺其君不行其地江孫說

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

、祖伊紂臣訖終也格人亦作假爾命龜詞也一曰格人

正士見江段說

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

相助也孫說

故天棄我不有康食

我我殷民棄我不脊顧之也康豐也詩曰康年不豐丕

不豐食也鄭君曰王暴虐于民使不得安食是康訓安

不虞天性

鄭君曰逆亂陰陽不度天性是訓虞為度也式三案虞

安也天性天命之性仁禮義信智也

不迪率典

鄭君曰傲狠明德不修教法孫云迪遵由也率律同法也典常也訓不遵法律經常也

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

摯一作墊一作胡不至言降威之命胡不至也江說

今王其如台

天命人心皆去欲王省思其奈何也江說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

乃女也參森列也或作厽謂絫積也段孫說式三案命
有造輒不能循常求之見紂之自絕命也
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指視也功事也戮辱也視其事安能無忝辱商家乎

微子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
鄭君曰微子啟紂同母庶兄紂母本帝乙之妾生啟及
衍後立為后生紂父師者三公也時箕子為之少師者
太師之佐孤卿也時比干為之一曰微子去殷在比干

既火之後父師名疵少師名彊疵稱微子為王子段氏以此為今文家說非或亂正四方無以治正四方也非或猶無以也或一作有亂一作治

我祖底遂陳于上

馬曰我祖湯也一本無底字式三案底定也遂淡也與術通底遂即大誥之底淡陳列也上市也書我祖底定淡術列敍于游

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

沈貪也酖通酗醉醟也說文作酌下後也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

草鈔通強掠也見孫疏竊闇取之也由外為姦起內為

宄言小大罔不然也

卿士師師非度

師師卿士之衆也非度者身致顯位言濫賞也

凡有辠辜乃罔恆獲

恆常也所加辠者無一定獲辠之法言濫刑也

小民方興相為敵讎

方並也興競起也

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

淪沒也一作典今文家淪作倫訓以典也江孫說云國典段氏以典典喪為殄喪津濟渡處涯水邊越語詞段氏以經無涯字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

狂一作往鄭君曰發起也紂禍敗如此我其起作出往也

吾家耄遜于荒

耄一作旄同鄭君曰耄昏亂也言吾子荒深也史作若

家保予荒昰古本無遜字鄭讀保爲耄

今爾無指告

指示也

予顛隮若之何其

馬曰隮猶墜也恐顛墜于非義當如之何也鄭若曰其

語助也齊魯之閒聲如姬禮記曰何居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

毒一作篤厚也荒亾也一作亾

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

臬臬謹持之皃咈違也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馬曰因來而取曰攘往盜曰竊天曰神地曰祇鄭君曰

犧純毛牷牲體完具式三案容隱也隱匿是民不臬神

也無災甚神不享也

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卑合于一多瘠罔詔

讎一作稠馬曰稠數也斂賦斂也式三案乂刈治也用

乂讎何斂聚也以刈敵讎聚召敵讎不解懈也多瘠卽

公羊莊二十年傳之大瘠喻言大瘦瘠也詔告神求救

也冀獄興而普惡俱歿如大厲之罔求救于神也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

敗一作退段以為壁中文興受其敗謂起而受其禍也

罔為臣僕無川我為臣僕也孫說又曰一本無臣字僕

附也言我無所附也亦孫說

詔王子出迪

詔告也迪行也孫說

我舊云刻子王子不出我乃顛隮

馬曰云言也刻侵刻也馬讀父師舊言紂將害王子王

子不出遯終必受害商祀其絕也一本我舊上有微子曰三字刻伦孩段氏以爲今文家說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別本我舊上有微子曰三字當移于自靖上靖謀也獻爲誠也謀所以爲誠于先王者以行遯爲宜不復他顧也一說疵彊詔王子以出乃自言已亦行遯不復顧慮我殷家也蓋微子疵彊同時去殷

後學江陰蔣際治

孫　家咣
　　家光　同校

周書上

定海黃式三學

牧誓

時甲子昧爽

昧闇爽明日未出時也孫疏

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

朝早也鄭君曰郊外曰野將戰于郊故至牧野而誓牧一作坶孫曰紂都朝歌在今河南淇縣坶野在朝歌南七十里

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

江孫說杖持也鉞大斧也秉執也旄牛尾麾江作麾曰

麾指麾也說文作𢀫

曰逖矣西土之人

逖一作逷遠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

馬曰冢大也

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江曰御治也治事之臣總目司徒以下亞次旅衆也鄭

次于公之眾卿

師氏

江曰中大夫也

千夫長百夫長

鄭君曰千夫長師帥也百夫長旅帥也

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

八國皆西戎南蠻江孫說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稱舉也稱之偁字戈句孑戟也比相次比也干盾也矛

酉牙江說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晨晨鳴也索盡也與黎迴孫說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

江曰婦謂妲己也

昏棄厥肆祀弗荅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

昏蔑也見孫疏肆祭名又大也見游荅報也酬也弗荅不酬報功德也厥遺一作遺厥王父母弟謂同祖之從弟言母者嫡母所出惟大宗也見春秋釋王石經作任

迪任訓皆所任用也不迪不用也史作昏棄其家國遺

其王父母弟不用

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

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

罰

崇一作宗江曰崇亦尊也以而逆恭一作共奉也段說

又作龔

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勖哉

鄭君曰好整好暇用兵之術江曰愆過也式三案乃止

齊焉止而齊正行列也乃止句勖勉也

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勖哉夫子

鄭君曰伐謂擊刺也一擊一刺曰一伐始前就敵六步七步當止齊正行列及兵相接少者四伐多者五伐又當止齊正行列江曰六伐七伐衍字也王說同

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御克奔以役西土

鄭君本御作禦曰桓桓威武皃其威當如獸之將攫搏也禦彊禦謂彊暴也不許與虐殺紂師之奔走者以為周之役也桓一作狟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一作如虎如

羆如豺如離于往也御一作迓辨詳段氏說式三謂御逆也弗御克奔聽其人之能來降不逆之也

勖哉夫子爾所不勖其于爾躬有戮

鄭君曰所言且也式三案所言或有也

洪範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十三祀孫从史記云克殷後二季江氏以爲卽伐紂之季皆以文王受命之季數之也莊氏謂武王卽位十一季伐紂後二季紂咎[illegible]箕子朝周箕國名子爵也箕子

紂之諸父見馬說或云紂庶兄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馬曰陰覆也騭升也升猶舉也舉猶生也江曰協咊也合也彝常倫理也式三家騭一作定陰騭猶默定也相視也攸一作逌由也敘次也言天默定下民之作咎徵相視所默定之合于君業以敘彝倫我不知其由故問之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

陻一作垔作伊洪一作鴻汨一作曰說作汨江曰垔塞

汩亂也

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

鄭君曰帝天也天以鯀如是乃震動其威怒不與天道大法九類天下本疇作𠷎殿從說文作斁注曰畀與洪大範法疇類斁敗也

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言禹德感天也殛本作極極之遠方至死不反故曰極死見段孫說

初一曰五行

鄭君曰行者順天行氣焉曰从五行以下至六極洛書
　文也
次二曰敬用五事
　敬一作羞
次三曰農用八政
　鄭君讀農爲醲厚也
次四曰協用五紀
　協和也一作叶
次五曰建用皇極

江曰建立皇君也皇或為王王亦君也極中也式二案

極本也

次六曰乂用三德

乂一作艾江曰艾當為佼治也

次七曰明用稽疑

疑者稽攷之使明明則疑釋稽江本从說文作卟

次八曰念用庶徵

念攷諗也俗用驗古用念用諗言攷諗以眾徵之明徵

也

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嚮一作饗謂安享之也威一作畏謂悚惕也極窮也福極在民皆王者所致福在民則如宴享示惡極在民則王者悚惕用之也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鄭君曰此數本諸陰陽所生之次也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從順也革改也順人改革以致用也爰猶爲也種之曰稼斂之曰穡

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化生也化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水氣化鹹火氣化苦木氣化酸金氣化辛土氣化甘物味之正而醫者醫家所謂謹候氣宜司歲備物非司歲物則氣散也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

鄭君曰此數本諸陰陽昭明人相見之次也王說易震爲足動也貌震之木也兌口離目坎耳坤爲思言兌之金也視離之火也聽坎之水也思坤之土也本鄭君大傳注也劉向說云貌水言火視木聽金思土或本內經

云脾發貌主土肺發言主金肝發視主木腎發聽主水心發思主火王氏有辨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

鄭君曰睿通也恭明聰睿行之于我身其從則是彼人從我似與上下違者我也而彼從亦我所爲不乖剌也

式三案從順也睿一作容亦通也又作睿寬也詳段說

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鄭君曰君貌恭則臣禮肅君言從則臣職治君視明則臣照晢君聽聰則臣進謀君思睿則臣賢智此所致皆

㞢君從官謂其政所致也式三乘作猶爲也哲一作哲

視明曰分晰事宜也聰作謀廣聽而有謀也睿作聖思

通則神化也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

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鄭君曰此數本諸其職先後之宜也食謂掌民食之官

若后稷者也貨掌金帛之官若周禮司貨賄是也祀掌

祭祀之官若宗伯者也司空掌居民之官司徒掌教民

之官也司寇掌詰盜賊之官賓掌諸侯朝覲之官周禮

大行人是也師掌軍旅之官若司馬也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鄭君曰歲所以紀四時月所以紀一月日紀一日星辰星也日月星辰所行布而數之所以紀度數也江曰分至啟閉以紀歲朔望朏晦以紀月永短昏所以紀日列星見伏昏旦中日月躔逡以紀星辰贏縮經緯終始相叅以紀厤數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斂聚也時是也敷布也錫與也言聚是五福以布與庶民也于爲也孟子汝其于予治義同保守也言惟是庶民爲汝之極與汝其守極也福極韻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言君立其本則民人無淫比也德極韻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念試諗之也罹遭也受就也而汝也康安也攸由繇通

喜也好美也時人是人也斯乃也惟思也民有才德並
至者汝試驗之其有不合于極而猶不入于辠者雖有
偏而有用若即成就之爾乃和爾顏色曰予喜美德矣
是汝錫福于是人則是人乃其思皇之本也兩之字韻
咎受福色德福極韻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
高明訓顯貴者也羞進也明行昌韻
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
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富祿也穀善其祿也正人富之以祿乃能安享之也使
用也有好行善也而用有善于汝家則是人徒獲辜百
于其無好德德謂学于猶爲也爲其無善汝雖錫之福
其用汝獲咎也家謂好咎謂
無偏無頗遵王之誼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
之路
作猶爲之也頗誼謂好道謂惡路謂江曰改頗爲陂改
誼爲義殊屬無謂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

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蕩蕩寬廣也平平辨治也反叛于道側偏于道也會合集也歸依也言君有其本天下會集而依賴之也蕩蕩

韻偏平韻側直極韻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皇本也王極之敷言惟根本之陳說也如此陳說是爲常言是爲訓言也于帝其訓訓本也順謂順天心也訓

順韻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

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訓本作順近附也行光王韻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克勝也彊弱之俗勉力為之也友順也他弱其所不順者剛之勝也燮和也能不拂其已順者柔之勝也言人心之不順已順者分剛柔以勝之也沈潛猶濡弱也高明猶亢爽也濡弱勝以剛高明勝以柔言能勝質之所偏也德直克韻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鄭君曰作福專慶賞也作威專刑罰也玉食備珍美也害于汝家福去室凶于汝國亂下民忒二謂此中言無非友之宜剛克也福食國忒亂忒一作慝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

迺曰卜筮曰筮

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

占用二衍忒

馬曰占筮也以占用二一為句卜用五占用二以推其變忒也鄭君曰雨者兆之體氣如雨然也濟者如雨止之雲氣在上也圛者色澤而光明也蒙者氣不澤鬱鬱冥冥也克者如祲氣之色相犯也內卦曰貞貞正也外卦曰悔悔之言晦也晦猶終也卜五占用謂雨濟圛蒙克也二衍忒謂貞悔也卦象多變故言衍忒 按鄭君注霽作濟驛作圛蒙作雺曰圛在日雺上圛又作涕作淡作悌霧又作蒙作蟊作霧悔一作晦占用二作占之用忒

一化識通疑克慎試禎

立時人作卜筮

時人是人也

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鄭君曰卜筮各三人太卜掌三兆三易從二人從其多

者蓍龜之道幽微難明慎之深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乃汝也鄭君曰卿士六卿掌事者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

子孫其逢吉

馬曰逢大也式三案逢與豐通禮逢掖亦豐掖也從同

逢蔽吉字別爲句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

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

鄭君曰此三者皆從多故爲吉式三案龜筮從君與卿

士庶民有一從之者即吉

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

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鄭君曰逆者多以故擧事于境內則吉境外則凶龜筮

皆與人逆人雖三從猶不可以擧事從從逆逆韻凶凶

韻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

鄭君曰雨木氣也春始施生故木氣爲雨暘金氣也秋

物成而堅故金氣爲暘燠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

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土氣爲風式

三謂雨水氣暘火氣燠木氣寒金氣風土氣

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

曰時五者來備一仛五題來備四字非六字題又仛是

仛氏蕃廡一仛蘇無

一極偏凶一極無凶

極盡也備多也五者之中一或多之極一或無之極則

凶無一仛亾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

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恆雨若曰僭恆暘若曰豫恆

燠若曰急恆寒若曰蒙恆風若

若順也應也謂順其氣以應之也狂猥慢也僭言不信

也豫與猶豫之義同視不定也無聽之從而好自用也

蒙心之不通明也肅在震木兌木水相化應在雨水又

僣兌金口火金相克應在暘火哲豫離火視火木相化

應在燠木謀急坎水聽水金相化應在寒金聖蒙乾坤

艮巽土思正應在風土恒一化常揉一化舒化荼家一

化務化蒙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

省察也王者所省如歲之兼四時卿士分職治事如月

統于歲師衆尹正也衆正之官統于卿如日統于月江

說

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又一化治俊民一化畯民賢士也明章康韻成甯韻鄭君曰所以承休徵咎徵言之者休咎五事得失之應其所致尙微故大陳君臣之象成皇極之事其道得則美應如此其道失則敗德如彼非徒風雨寒燠而已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

之從星則以風雨
好風箕也好雨畢也日月之行有冬有夏者日春秋分
正當赤道夏至入赤道北冬至出赤道南是日行冬夏
之常度也月與日交會之後或上弦行夏至道下弦行
冬至道或上弦行冬至道下弦行夏至道是謂月之行
皆有冬夏也行常行之度也從其所行之度而排之
也日月宿箕畢度而不風雨此冬夏所行之常度也失
中道而從之則大風雨詩曰離畢左傳曰淫于元枵曰
旅于明乖之次離淫旅從一義也夏雨韻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康安也寧願也攸猶也好德美德也考成也終永也成永長之命如謂賢能終其天年又如周卜世三十卜年七百而猶過之也此皇極既建福之響應于四海者然也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凶短折謂本緣延而反短促考終命之反也疾康之反不安也憂寧之反不如願也貧富之反也惡謂惡人攸

好德之反也弱謂未老壽之反也此皇極不建而四海

同此六極也

金縢

旣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弗一作不豫一作悆悆喜也疾曰弗豫猶言身不快也

段孫又引白虎通說言不復豫政也或曰弗豫卽不癒

也

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

一作太公召公乃繆卜古旣卜也穆字又作睦穆睦繆

古字通用江曰敬也

周公曰未

未如未也之未句絕卜不吉而未可已也

可以戚我先王

戚與類帝造禰之造古音義皆同言就告也

公乃自以爲功

功事也　伦質段曰讀如周鄭交質之質

爲三壇同墠

江曰封土曰壇除地曰墠三壇者太王王季文王各一

壇也

爲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

北面周公立焉一作周公北面立江曰別爲一壇于三壇之南周公所立也言北面則三壇南鄉可知

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

鄭君曰植古置字段曰秉古以爲柄字柄珪者爲之格如柄立諸神前也鄭謂植爲置者璧體平故不立珪體植故柄而立之孫曰秉執也言植璧于神前秉珪于手

植又作戠作織同部假字

史乃冊祝曰

冊一作策鄭君曰策周公所作謂簡書也祝者讀此簡書以告三王

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

一本作惟爾元孫王發勤勞阻疾今本諱稱某者由成王開金縢讀之不斥名而云某錄書者从其讀而諱之也見江王申鄭君說阻疾或又作淹疾孫曰阻險也淹與險聲近又淹久也見廣雅

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

丕子一作負子負背也子民也言武王有背棄斯民之咎而將死也此白虎通義之說鄭君曰丕讀曰不愛子孫曰子申鄭君說者謂元孫遇疾若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過爲天所責欲使爲之請命也式三謂經意謂三王必愛護武王也如天責三王不以私愛護之是行不子之責也則以旦代之而已江曰旦周公名也君父疾病方困臣子不忍默爾視其獻欲爲之請命於鬼神求以身代非不知命不可請死不可代也出于忠孝之誠不能已爾周公優爲之江說亦本鄭君義也某一作

發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

予仁若考能五字一作旦巧能三字江曰仁若衍字也孫曰仁若考能言仁順巧能也式三案仁旦之譌若及也考壽也材藝猶言技術也言旦壽而不遻疾由以術事神不干怒也

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

不若不能不讀作丕言旦以材藝事鬼神壽不遻疾元

孫大能以材藝事鬼神雖遘疾亦豈必干鬼神怒乎況元孫乃受命帝庭以治四方非徒若旦之以材藝事鬼神也自明以身代君之義如此此本蔡氏說也舊說周公自欲求代死之

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

寶一作葆鄭君曰降下也寶猶主也有所依歸爲宗廟之主也

今我即命于元龜

馬曰元龜大龜也孫曰即就也命謂命龜

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此述命龜詞以告三王也爾指大龜歸字連上句絕俟待也爾日待汝命武王當愈我當死也屏藏也言不早事神此璧珪無所用之也

乃卜三龜一習吉

江曰就三王而卜故卜三龜習重也

啟籥見書乃并是吉

籥簡屬所以載書啟謂展視之詳見王氏述聞并或為

遇或爲逢并逢雙聲字逢遇訓詁字

公曰體王其罔害

罔一作無體兆象也詳江王說

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

新命一作新受命永一作長

茲攸俟能念予一人

段曰茲攸俟即上俟爾命之俟謂于此川待王之愈已之疾也聖人舉事發于至誠非虛言也神旣許之則俟之而已能念予一人者言何能念我天子不忘也式三

柔能爾邇爾命于一人謂長命天子之康安也

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

鄭君曰凡藏祕書藏之于匱必以金緘其表王曰既卜而藏其書不當禮此重祕書故又特加金緘也江曰縢緘也公藏其冊于金縢之匱中式三案金縢之匱舊藏卜書之匱非特設也上言啟籥此言納冊卜禮之常也

王翼日乃瘳

江曰翼明也瘳疾瘉也翼當作翌詳段氏說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

子

鄭君曰管國名叔字周公兄武王弟封于管蔡叔霍叔既喪謂喪服除武王崩周公爲冢宰免喪服意欲攝政小人不知天命而非之故流公將不利于孺子之言于京師于時管蔡在東蔡遣人流傳此言于民閒也孺子謂成王也孫氏中鄭君說以既喪爲終喪既終一年之閒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辟鄭君讀爲避鄭君曰辟謂辟居東都言我今不辟孺

子而忿我應有欲位之嫌辭以告于我先王言婉辭詞

也王曰鄭意以辟即下文居東謂避居東都也僞孔辟

訓法謂誅殺以居東爲即東征一聞流言即往征而誅

之必辭此事且此流言乃在未叛之先亦王未迎周公

前之事也流言與叛兩時也兩事也而僞併爲一談以

此流言即叛時何其妄也且使管叔果與武庚同叛矣

公之誅之宜也成王雖惛惑亦何至既誅三監猶有未

悟必待風雷之感金縢之啟始釋然乎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鄭君曰辠人周公之屬黨與知居攝者周公出皆奔今二秊盡為成王所得謂之辠人史書成王意也段曰史官書於其明曰居東知非征東也曰辠人謂管叔及其黨類也曰得知尚未伏誅也流言至周國不知其所由起至此成王始得其主名鄭云周公之屬黨非也周公之屬黨成王謂之辠人史臣不敢枉筆書之曰辠人也

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

貽當作詒鄭君曰于後于二秊後也誚讓也周公傷其屬黨無辠將死恐其刑濫又破其家而不敢正言故

佗鴟鴞之詩以詒王今豳風鴟鴞也詩云霽于所成王成王非周公意未解今又為鼻人言欲諫之排其慰親故未敢段曰佗鴟鴞之詩以詒王蓋不敢正言故佗言以相謗鄭箋鴟鴞詩說諸臣父祖勤勞積日累功止王毀室皆所謂佗言也正言之則云諸臣本無罪而已據段氏以不正言為詒也謂一佗訓乃詐之譌詐古文信字亦詐段說鄭君以謂為諫者謂即譙之正文揚雄方言譙讓也

秋大孰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

鄭君曰秋謂周公出二年之後明年秋也僞亦作而說

詳王氏述聞此今文家說也以而遁斯一作盡毀日今

文家斯訓爲盡也孫疏云秋大飆以下至歲則大飆爲

薄姑爲之逸文此今文家之說然不可攷

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

以爲功代武王之說

鄭君曰弁爵弁天子諸侯年十二而冠佩爲成人成王

此時年十五于禮已冠而必爵弁者承天變故降服亦

如國家失道諸開金縢之書者有災變異所由故事也

式三龜用臧卜之書以省災異省之不見須再卜此故

非定辭也

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

鄭君曰問諸問將然否也

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

噫馬本作懿云億也王念孫曰噫懿億並與抑同信爲

一句噫公命我勿敢言何言信有此事抑公命我勿敢

言之也

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

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

周公不悲身登貧賤位成王至此始悟也泣者傷周公

忠孝如是而無知之者見鄭君注勿穆卜不待卜也

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

鄭君曰新逆改先時之心更自新以逆周公于東與之

歸尊任之逆馬作迎新一作親今文家說無新字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

盡起而築之歲則大孰

乃雨者消雷電風無雨也論衡作止雨今文家說也馬

曰櫱拾也不為木所偃者起其木拾其下禾乃無所失

亡也櫱一作𣝞謂𣝞其根辨詳王說段說

大誥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

鄭君曰王謂攝也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代王也式三

案周公攝政不攝位見鄭君發墨守肓此鄭君意謂成王

幼不作誥誥者實周公攝王命故稱王也猷一作繇桂

大誥下是也大誥猷大教導也繇亦導也詳王段說

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

弔辭也言不辭于天也弔延迺用見江疏弔淑迺用見孫疏弗弔天三字連讀訓害也一作害延延迺安也不少安者武王崩三監武庚及淮夷叛延迺大變也鄭君曰害不少乃延長之言延一字爲句偽孔以延連下洪爲句

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

洪惟發語之詞見江疏及王伯申說多方洪惟圖天之命同是也江又曰嗣繼疆竟歷數服事也言我幼沖人承繼於人无竟之大數大事也

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哲有謀也迪進也見爾雅言不能作善謀以進民于康安也矧況也迪況也有誥曰叉格量度也見江疏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

已王莽誥用作熙段云已熙皆噫之借字攸濟所以濟也見王氏釋詞敷赴迪賁奔遁求所以濟渡赴奔之也莽誥云予惟往求朕所濟度奔走段孫據此謂今文亦敷賁之敷字予惟往求朕攸濟賁爲句也一說上敷字衍下敷字迪上讀謂奔赴之也三國志魏明帝紀青龍

二年山陽公欵注引書蔣人受命乃敢字是敢字連上讀也

敢蔣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

敢坿通閉絕也依坿蔣人受命迄茲不敢忘大功天即降用威予不敢自棄絕也據莽誥敢蔣人受命茲不忘句敢化傳大功予不敢閉句閉化比依坿蔣人受此大命迄茲不忘其蔣人大功則不敢比也天降威句乃于字用字連下讀天降威用當王言天降威于我以安周王室也遵下逍遙爲義此皆今文家說也

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

鄭君曰受命曰寧王鄭君意謂武王也紹天明弈佗紹天明意紹兆迺寶龜兆發天之明意卽示之曰西土有大難

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

西土人謂寶祭也亦亦天命也蠢動也天命曰有大艱人亦不能靜而起流言及茲騷動也鄭君曰周民亦不定其心騷動言以兵應之蠢一作截弈佗于是動

殷小腆誕敢紀其敘

鄭君曰小腆謂小國也式三案腆數道數主也小主謂武庚詳見段說誕妄也紀繼也謂妄敢求繼其已墜之大統也紀彝作犯今文家之異字

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

此言殷敢紀敘之由也疵瑕也見馬注言武庚以天降威于我國知我背內自譏民惑流言而圖反復也反如由衛反衛之反敍也謂復敍周之取殷也

鄙我周邦今蠢

鄙周邦以周為邊鄙也王氏說引左傳昭十四年鄙我

也成十八年鄙我猶憾襄八年鄙我是欲證鄙我之義

殷小腆誕今勢殷謂周為鄙追俗卑周之先世為殷家

凶誕荒謫小君長則武庚之叛必有鄙周之言王說是

也上言越茲蠢所僭禁此蠢動言武庚分以責之據莽

誥天降威遺我寶龜因知我國有呰災使民不安甚天

反覆有我漢國也此用今文義

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寍武圖功

翼當作翌翌日明日也獻彥通一作儀儀亦賢也詳段

說翼助也予往也敉彌通終也甯武謂武王也予翼句

與皋陶謨女翼句法同言予得民獻翼助以往終武王所謀之功續也莽誥作予敬以終于此謀繼嗣圖功

我有大事休朕卜幷吉

鄭君曰卜幷吉者三龜皆从也時旣卜乃後出誥故云然江曰大事戎事也休美也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

江曰肆故于往逋亡播散也殷逋播臣謂祿父式三叔

肆故今也播叛逋

彌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

反復自也考父也翼敬也謂行次也下云厥考翼與此考翼皆指管蔡管蔡於成王爲諸父之行次也

不可征王害不違卜

害曷通何也段曰尚書本無曷字皆俗書爲之衞包盡改害爲曷獨此害字以孔傳不訓曷僅存

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卬自恤

江曰永長允誠造遭役使卬身恤憂也故我沖人長思
其難而言曰於呼令起師旅誠擾動矜寡可哀哉我
遭天之役使以亓大艱難之任遺投于我身于我沖人
惟憂不克任不身自憂恤也式三案越猶惟也見王氏
釋詞

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
成乃甯考圖功
江曰義讀爲儀儀度也古者書儀但爲義毖眘也甯考
武王也度爾國君及衆士羣臣當安予曰無徒眘于憂

慮不可不毖勉以成乃甯考所謀之功也𢦏其不際式

三家義宜同綏慰也言邦若靜宜慰予也旅勞毖也無

毖于恤無毖此恐而辭之也恤一作卹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

江曰替廢也卜幷吉則天命我東征可知違卜則廢上

帝之命所不欲也替潛作僭僭古曰僭不信也言順天

而征討投日今文尚書作替讀爲僭

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

其相民矧亦惟卜用

休庥同庇也言天庥庇武王也江曰周發跡于百里故自小邦周相助也天休美甯王興我周國甯王惟卜是用故能安受此天命今天只相助我民況我亦惟卜是用則敬承天意必獲吉矣明卜不可違

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

畏一作威弼輔也丕丕大之至也言天之明威于殷所以輔成我大業也基今文作其詳段說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甯王若勤哉

丕一作不詳段說江曰丕讀曰不爾舊人當遠省故事爾

乃不能省識於遂彌敍知甯王若此勤勞哉責其不知

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甯王圖事

閟勞也毖慎也許王說閟毖字衍一詳段說江曰極讀

曰亟求終也天勞慎我周家成功之所在我不敢不亟

終竟甯王所謀之事

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

前甯人圖功攸終

誘牖道道也化誘彝化告告即道也棐輔也忱一作諶

天棐忱辭天輔助以誠信之辭訓贊繩先告也考成也

一作累詑也孫曰釋名考成也亦言槁也槁爲犒勞之古字衛人武王也王伯申曰攸用也式三謂圖功攸終言謀其功之所終也

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勤毖撫勞之也見漢書顏注若有疾與康誥義同言天撫勞我衆而又疾速之于于前人所受之民敢不休息而畢終之乎休息也畢終也休畢猶化休輔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

若昔如昔也逝誓逝猶誥也艱日思猶言思艱也

若考作室既厎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

江曰譬若作室若考既厎定其法矣其子弗肯堂基況

肯為蓋屋乎或以構為桷字椽方曰桷況肯其植桷乎

言不肯也式三棨矧肯構一作矧弗肯構段說矧詒也

亦一義一本構作桓桓疑垣字

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

江曰菑反艸也一曰田一歲曰菑播布穀也穫斂禾也

一作矧弗肯穫

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

序管蔡之棄基也鄭君本肯構下亦有此十二字

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

越卬及身也言今我曷敢不于我身終定甯王之大命

乎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有友助友也民養詐作民長江曰管叔于周公兄也于成王則父行也友謂武庚也管蔡啟商惎閒王室是兄考有友伐厥子也民長邦君御事皆是也假若父兄有

友與其伐其子長民者其相勸之不救乎明邦君御事
當相救助也故下文以肆哉勉之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
肆力也勉邦君御事勠力也兒江說肆哉由井鼎說足
利古本伦肆告我見段說爽明也由猷通哲謀也言邦
君御事明邦之猷謀也
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
惟思也思民獻十人進知天命當天輔周之誠矣此時
不敢改易周法王段孫皆云法當伦定古法字伦金與

定相似

剡今天降戾于周邦

戾孫作定天降戾于周邦言天命下定乎周也段曰詩

傳戾定也此古訓也

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大艱人大發難之人謂三監及武庚也誕譀語也鄰讀如轔轢之轔經典通用鄰或用轔胥伐相矜也謂三監武庚譀誕轔轢私相矜功于其室也爾邦君御事亦不知天命之不改易乎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

江曰用夫謂之穡夫我長念曰天之喪殷如農夫之務去艸為我曷敢不順天意以終竟我田畝之事乎

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

休庥也極亟通亟卜謂灼卜也于從彝佗卜從言予何其灼卜而敢弗從卜也

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幷吉

率循也指彝佗旨美也言循乎武王之迹有此美疆土況卜皆吉也

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僭不信也言天命無不信也見段孫說江曰卜龜所陳之兆若此則天命可知矣

康誥

惟三月哉生魄

馬曰魄朏也謂月三日始生兆朏名曰魄魄一作霸江曰哉始也謂月始生霸然也承大月二日小月三日見說文劉歆以生霸爲望

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

鄭君曰此時未作洛邑基謂謀也岐鎬之域處五嶽之外周公謂其于政不均故東行于洛邑合諸侯謀作天子之居四方民聞之同心來會新大邑一作新邑

侯甸男邦采衛

侯甸男采衛九服之五也不言要服者以遠于役事恆

闕邦字本鄭君說也

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

鄭君曰樂卽功作效其力焉式三案百工百官也播布也見效也士事也言百官布列民皆和悅效事于周也

見孫疏

周公咸勤

勤勞之也江孫說

乃洪大誥治

鄭君曰洪代也言周公代成王大誥康叔以治道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

此申明王命代誥之意也孟侯謂康叔王以康叔為周
公弟命公代誥之也漢書地理志云周公封康叔號曰
孟侯師古曰孟長也言為諸侯之長此古文家說也

伏生略說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孟侯者于四方諸侯來朝迎于郊問其所不知鄭君注釋孟名迎此今文家義也鄭君注古文時不用今文說

小子封

此以下皆周公代誥之言封康叔名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愼罰

克明德一作克明明德段云謂明而又明也

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

庸用逌庸庸賢者丕用也本左傳祇祇敬而又敬也威威一作畏畏逌畏而又畏也顯民德著見于民也孫曰酒誥云厥命罔顯于民則此顯民言顯于民也肇造區夏商季中夏亂文王始作興之也以修我西土孫疏引王伯申說句讀如此言西土之一二邦尤修治也

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

江王段說我西土惟時怙句冒聞于上帝句冒猶上進也孫疏引王伯申說惟時怙冒句怙大也冒懋勉也言惟是大懋勉也休應也

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勖

殪殲也戎誕皆大也時善也敘豫也言武王承文王之志殺滅大殷大受天命于其國其民惟善悅豫也詳見孫疏寡兄寡有之兄言賢也勖勉行文王之道也江王段孫說同

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肆故今也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

汝念哉今民句言所念者此東土之民也孫曰祗敬也遹述也紹繼也聞謂舊聞衣同依服述文王繼其舊聞依其德言也服求徧求也江疏讀衣為服

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

江曰惟思耇老也商耇成人商之道賢者所謂服殷民也宅當讀為度訓道也欲求商先王之遺必由商之老成人汝大遠思商老成人之道度之于心則可以知先王之道也

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

鄭君曰古先哲王成直也由江化絲江曰繇道也又進

而上之別求聞道于虞夏先王以安保斯民孫曰別古

與辯迥又迥徧出于也

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一本宏下有裕字于化乎言宏覆如天也若女也謂康

叔也裕饒也女之德饒于身則不替王命也莊曰宏于

天若何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

恫痛也瘝一作鰥一作矜病也言治民者如疾痛之切

身始盡其敬道也

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

畏一作威忱一作諶言天德輔誠也見風俗通威德也

見廣雅天德惟誠是輔諭之民情大可見矣

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

康虛也荒也或佗侗佗侗

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

怨不在大亦不在小積小成大也孫曰此申小人難保

之言民之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恆起不意當順其不

順者懋勉其不勉者

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

段曰左傳康叔所以服宏大也服宏大即經文所謂乃

服惟宏也孫曰服治也

王應保殷民

王氏伯申說應保猶受保應受也見周語注

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江曰宅當爲度謂助王圖度天命也被紂化日久當作

新斯民而與之更始式三案宅定也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辠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辠小乃不可不殺

罰爾刑也法也眚過誤也或作省典經式法也自作不典式爾有意自爲不經不法之事也

乃惟大辠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適爾偶然也乃惟眚災適爾句既道極厥辜既開道之極謂其誠服也見江疏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

江曰敘順時是劼勸也若亦順也疾速並謀棄捐也言有順是殺終赦眚之恣則罰大明而民服惟民其勸勉于順甚疾速矣惟民其謀捐去咎惡矣荀子引乃大明服惟民其力懋和而有疾假云力勸同部而若變譬式三案依荀子有敘時句和而有疾之有讀曰又言和順而又疾速也

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若一作如江曰赤子无知或觸陷于水地惟在保之者安全之小民亦猶是也保民如保赤子則民其安治矣

非汝封刑人殺人毋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毋或劓刵人

刑剄也字从幵劓劓同割鼻也刵斷耳也毋無同言大者刑殺小者劓刵非汝封主之則人無敢主之則汝宜惕然也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

江曰外事聽獄之事也聽獄在外朝故曰外事臬者射準的以擬法也式三案陳列也汝陳時臬司句臬司法吏也殷罰猶殷刑謂殷之法也師茲殷罰之有理者殷

淡之失理不可用也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

江曰是人之要辭既具矣當服膺思念五六日至于浹日至于三月乃大斷之須旬時者徐求其情覬有可以出之亦容其自反覆刑者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周禮小司寇云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于刑用情訊之至于旬乃蔽之鄉士云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職聽于朝遂士云二旬而職聽于朝縣士三旬而職聽于朝皆司寇聽之斷其獄蔽其訟于朝方士

三月而上獄訟于國司寇聽其成于朝亦此意也孫疏

以服念爲伏而思念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

汝陳時臬事與上汝陳時臬司句法同訓列其刑法之

事也罰與師茲殷罰之罰同法也蔽斷也彝常也義宜

也次汝若予化即予孫疏訓次爲恣言法斷以殷時之

常用其宜殺其不宜勿庸恣汝之意也一說勿庸以次

何次述也

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

遜順也謂順于事也遜事一作順事曰聿遹事盡順聿

是敘矣而矜恤之心惟曰未有順事也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

孫曰若順也川茲義刑義殺勿以順汝之心我心我德

亦惟汝知之江曰朕心屬上讀心朕心言以我心爲心

也太姒之子惟周公康叔爲相睦故曰未有如封之心

我心者我之臣惟汝知之也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

振段孫說引若子自得罪言自服罪不敢隱也江曰于

猶取也敓冒慇慇也殺于人取其貨冒冒然不畏死刑凡民罔不慇之此言不待教而誅者也敓一作閔慇一作譈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

矧亦也見王氏釋詞

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

于與通及也能耐同不能字不忍性以慈字也見江說服治也字慈也疾諫同惛也見孫疏言子不孝父不慈

也

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

顯憲通俗也道也鞠稚也見江疏引釋言左傳引經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段說左傳與楷引古之體

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

弔通迺至也見江說政人卽下文正人謂長官也得罪服辠也與上自得辠義同言至此不孝不慈不弟不友

不于我臯司服辠則天所與民之彝倫大滅亂矣泯滅
也汩作泯
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由行也速行文王所作之法刑此無赦也蓋曰茲無赦
句
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
播敷造民大譽
戛猶楷也不率大戛謂不循大楷法也見下戛說矧亦也
見上庶子言外者對小臣近君者而言故為外也庶子

周禮謂之諸子其職掌國子之卒使之修德學道而攷其藝以進退之見江說訓人即師長見鄭君說小臣謂節謂小臣之受符節者見孫疏別徧也與別求聞由古先哲王之別同聲音也言徧布政以進民于大善也

非念非庸猍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

非念非庸言不念用播敷造聲之訓也猍病也引惡長惡也率非迪訓詞非殺言殺臣也自不率大戛至此戒臣

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

此戒諸侯也江曰君長謂它國諸侯康叔為牧伯導征諸侯之有罪者故及之不能不相能也春秋傳曰晉伯宗沈不相能也外正謂正長之官亦對小臣而言外也亦惟它國君長不能其家人及其小臣外正惟為威虐于下大放棄其王命乃非德教可用以治也言當征討之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

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江本作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擇懌作擇少十一字依荀子所引文江說以敬忌爲文王之祗祗畏畏以擇一人爲文王之庸庸擇一人而用之也式三案由猷同裕道也見孫疏言文能敬典常乃謀化道其民必思文王之敬畏乃能化導民曰我思行以及文王則予一人安懌矣此戒康叔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迪吉康爲何鄭君讀爽勉也惟思也見孫疏吉善也作爲也求終也江孫說同式三案求逑通匹也勉思民非導之以善安甚思殷先王康乂之德與之匹配也適善也見孫疏殷民被紂化日久無導之者則不向善罔政在厥邦無政以存其國也在存也見江孫說王伯申曰爽發聲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

予與迪及也罰淫也行道也

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

不殄惟厥辜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孫曰今惟殷民不安靜未定止其心迪之以道屢未和同勉怨天其罰誅我我其不敢怨天怨民祇自怨其辜辜無在大亦無在多不可不責躬也況曰其上能明達於天乎式三案迪攸迪長也迪屢未同久多未和協也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蔽斷也忱誠也丕則猶言皆即敏捷也斷以誠心皆即敏德也遠乃猷裕句言遠汝謀猷道術也上文云乃由

裕民君奭云告君乃猷裕我同不汝瑕殄言天與人歸
不瑕疵之義殄之也本王伯申說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
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
江曰享祭祀也凡封諸侯必命之祭其封內山川社稷
所謂命祀國亡則絕其祀故言汝其念天命之无常勿
殄絕國之命祀服七章之服命七命也侯國服命以七
為節孫曰高乃聽者廣雅高敬也言敬聽我訓則安治
民之道也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替廢也告一作誥敬字告字句絕江孫說同酒誥典聽

朕教又云汝典聽朕毖句法相同典常也

酒誥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王若曰一作成王若曰馬氏及鄭君本同江氏云此篇之誥成王親之史氏从後加成字以別異於康誥之周公代誥也江說本之馬氏三家舊解云成王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沒因爲諡馬氏駮之妹邦馬云牧養

之地段氏申馬云妹邦卽牧野也妹牧雙聲鄭君曰妹邦紂之都所處也于詩國屬鄘故其風言妹之鄉其民尤化紂嗜酒今祿父見誅康叔爲其連屬之監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

肇江本作肁江云周家世次文王弟當穆故稱穆考肁始開也文王遷鄷故言始開國

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小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毖敕也孫引王氏石臞說朝見曰朝夕見曰夕誥於此時也茲斯通祭祀斯飲酒也見王伯申釋嗣命如天命有德之命對天降威言謂禍命也肆兆通分也元大也言天降禍分我民惟大祀甚可飲酒也天降禍亦在酒是酗酒可戒也酒惟行酒使之也行猶使也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

小子謂血氣未定之人正一作政有政大臣有事小臣

彝常也王孫說

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江曰於是衆國用文王教猷酒惟于祭祀必以德將之
无有醉者式三案將者也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
小大德小子惟一
曰其迪諸習惟曰我民何迪道也小大德惟一勿以酗
酒爲小德之用而任之也江曰惟是我民亦能用文王
教道其小子惟土物是愛其心臧善聰聽祖考之常訓
其所造就有小德有大德小子惟皆純一也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

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嗣習也見詩傳純專也肇敏也一曰謀也服事也見江孫說厥父母慶白虎通作欽厥父母欽敬也洗洒通滌也腆多也見孫說用以也言子惟父母敬自洗滌其潔多致以酒孝養父母也一曰洗腆潔厚也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

典常也江孫同

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

耇進也耇者老者也君庶士庶伯之君也丕惟曰猶愈曰大許之也稽合也言爾能大進酒于耇老及君上則耇老與君上爾乃飲食之醉飽之也于是衆皆曰爾能久于觀祭事理動合中道也

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羞饋祀謂進助祭于君也本鄭注說介右也佑也逸以樂也天若句與召誥而稽天若同若順也元德大德也忘亡失也言爾庶幾能進助祭祀爾乃既祭自相佑以

宴樂此乃信為王有政有事之臣此亦惟天若順其大

德永不失于王家也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

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棐輔也徂助通語輔助之邦君及臣也腆多也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

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

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

迪攸通天顯天道也見冊經德行德也秉哲守敬也哲

慹通褻也見孫疏咸謂通延也帝乙江疏以爲紂父孫

疏以爲湯六世之孫祖乙成王與相成就王道敬畏輔

相也厥棐有恭謂所輔有恭敬之心也江孫疏同恭襲

聚也左傳芟夷蘊崇之之崇同江曰崇充也孫曰崇興也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

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

侯甸男衛見康誥男一作任男任古聲同邦伯謂州伯

八州之八伯也尹正也亞次也服任事者也詳孫疏鄭

君曰飲酒齊色曰湎

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

助成王德顯助成君德之顯也祇敬也辟法也與正人敬法無敢慢也俱見孫疏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

祇適也保捄適發也越粤適祇保越怨者適聚于怨也所謂怨叢于一身者是不易不改也

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

江曰紂爲酒池肉林使男女裸而相逐其閒故言大放

縱淫泆于匪彝以燕飲喪其威儀

民罔不衋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

江本傷作惕逸作泆注云衋痛也民無不痛傷其心而紂惟荒彡于酒不思自止息仍然淫泆乃之言仍也依江說乃泆為句孫訓泆為過逸上讀云不思自止其過也

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

江本惟作雖注云很盭離慝也紂秉心疾很恃有命在天不知畏死惟為虐以積辠于商邑于殷國之滅亡曾

无所惠
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于上
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自酒一作嗜酒腥本作胜江曰馨香之遠聞者紂不惟
以明德之馨香薦祀升聞于天誕惟民之怨氣衆羣臣
之淫昊胜聞于上故天降喪亾于殷无愛于殷惟以紂
淫泆故速召也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
江曰言不徒如此多誥欲康叔有所鑒戒

古人有言曰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

江曰監視也湯曰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否

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

撫橅通橅亦作模擬形也時是也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

劼慎也毖戒也見孫說矧亦也見王氏釋詞鄭君曰太史內史掌記言記行

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

鄭君曰服休燕息之近臣服采朝祭之近臣

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夫若保弘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疇一作壽鄭君曰順壽萬民之圻父圻父主封畿之事

薄勉也違一作韋韋邪行也薄違言勉去其邪行司徒

之職也見段孫說若保宏父謂順安萬民之宏父宏大

也謂司空見江孫說定辟定其灋也矧汝剛制于酒言

三卿定法及汝嚴斷之也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

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

誥曰羣飲僃羣飲之議而不可禁者也周官司虣曰以

羣遊飲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則拘而戮之拘捕一義戮殺一義戮辱也殺縱放之也縱放所以辱之也佚一佗失拘一佗柯迪音義迪屬般之屬諸臣工不倡議於飲而自湎于酒染習未能遽除姑教之勿殺之惟工之惟

江云衍字

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享鄉迪恤相愍也與任恤之恤義同蠲除也時是也言有斯分明之嚮導乃不用教辭甚于我一人之愍弗同

憝也於彼舊習終弗除也是同于放縱之辠矣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勿弗迪辨治也司司酒禁者言汝常聽我敕不設汝禁酒之司民將沈湎于酒也當是時酒禁之嚴如此然後世民之酖毒有甚于酒者或不禁之或暫禁之而酖毒愈甚何哉三復斯篇慨然思古焉

梓材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此示封以為邦君之重言下則由民及小臣達大家上

則由臣達王皆邦君達之也

汝若恆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

若乃越及也師師民之眾也曰予及予也曰越迺殺戮無辜曰厲言汝為邦君乃常說及曰我有師師眾民汝三卿大夫眾士及予罔以無辜殺之也

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

敬矜通憐恤之也勞慰勞之也徂助通君矜勞民故曰亦助以矜勞

肆往句姦宄殺人句歷人句宥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

句宥

歷次也封往于姦宄殺人之中有次辠之人宥之故臣

亦見其君事戕殺之中有宥戕字衍見江說戕人宥今

文作疆人有無戕字

王啟監厥亂爲民

監謂諸侯啟監卽周官所謂立其監見江王說亂治也

今文作王開賢其率化民亂率同義化爲音義同論衡

辟上疆人有讀非

曰燕胥戕燕胥虐

鄭君曰燕胥戕燕相殘賊燕胥虐燕相暴虐

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

敬一作矜與鰥通本大傳屬一作媰媰婦人妊身也見說文江氏曰至于鰥寡孕婦皆謀以包容使不失職一說妾婦之賤者謂之屬婦見小爾雅又一說敬寡矜恤其寡屬婦聯屬其婦辨詳王氏說

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

江氏曰引長恬安也王者責效國君及其治事者其命何

以哉惟欲其長養民長安民而已式三案效教也

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孫曰自古王者如此監視其國猶所任刑辟也孫讀監

為句猶讀茲句監句監謂康叔式三案辟僻通偏也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為厥疆畎

稽計也計其廣袤為之經制也菑反土也江曰菑反艸

也一曰田一歲曰菑陳治也疆界也畎田閒廣尺深尺

流水之道晃孫說江曰以諭為國當先立綱紀

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

馬曰卑曰垣高曰墉塈亟色據說文塗墍當作涂墍仰涂也茨以茅葦蓋之也言既勤力為牆當思涂塞孔穴又蓋之以茅葦也喻政事修舉乃有成詳見江孫說塗一作斁終也詳見莊說

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馬曰梓古作杍字治木器曰梓樸未成器也雘善丹也鄭君曰山海經云青邱之山多有青雘江曰梓材木材之美者樸木素也斲斫也言治梓材以為器既斫治其素質當加以采色以諭國既治理要須修明制度典章

使綮然可觀也

今王惟曰先王旣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

亦旣用明德

孫曰懷來也夾輔也享獻也作始也享作猶言作享方

作也言今王欲念先王勤勞用明德之臣來爲夾輔是

以衆邦始來享兄弟之國竝來賓服亦已奉用明德矣

式三案曰越逋及也言今王念及先王也勤用務用也

作如作其即位之作亦及也庶邦享及兄弟竝來也旣

終也

后式典集庶邦丕享

江曰后繼體君也后之言後對先王言故曰后式用也

后能用先王之常典以和集諸侯則衆國大來朝享矣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

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

用懌江从釋文作用斁注曰肆今也和懌和悅也謂安

集之先後謂教導之迷戢也迷民未服从之民也斁終

也今王惟德之用以和悅先後此迷戢之民用終先王

受命之功也王伯申說用和懌之用連下讀

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已詳詞若茲監于此為監也晉康叔為監背為王謀永保民之雅也案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以下據王說疑周公因誥康叔而并戒成王之詞與康誥敘首相為起結江說疑康叔者戒成王故聯合于此

後學江陰濮　銘　同校
孫　家　辰